藥泉集 十六

書

藥泉集第三十一目錄

書

與趙吏判 復陽
與赴燕使尹叅判 深
與西北監司兵使
與宋相國 二 時烈
與李相國 尙眞
答朴左相 二 世采
與尹右相 三 趾完
與柳相國 三 尙運
與申判書 翼相
答李判書 世華
答李判書 畬
與徐相國 四 文重
答李戶判 寅燁
答徐左相 宗泰
答李禮山 四 世龜
與羅掌令 良佐

答金生 重禹
答金鎮川 宗衍
答李加平 涑 二

藥泉集第三十一

書

與趙吏判復陽 庚戌

暑雨蒸溽伏未審台體若何羸愽之事今已完襄否區區憂戀如何可喩九萬還鄉奉親僅免他恙而旣旱且潦農務無登場之望公私不勝中夜之憂耳九萬輒有私懇欲浼台聽而冒瀆是懼逡廵者久矣徐又念之九萬之於台座親聯戚屬義同門生凡有蓄積苟不發於台座則是終無可發之處何敢自阻於盛德之下不暴其衷曲哉九萬有弟二人而皆早夭

獨九萬得長成於父母之目前父母憐之不使異室且無私財故自懷抱食食以至于今有妻有子有官唯被父母之養而未嘗致養於父母至於母慈尤有閔焉弱稺貽憂固已備矣雖以立朝以後言之朝衣未備則母不足於溫煖而必先製而衣之官廚之傳食不給則母不足於滋味而必先備而饋之其不至於斷髻髮者幾希矣是以濫叨非分致身榮顯而實不如躬耕負米者之有供於親而反使親勤勞於我至老而未已此實九萬不孝無狀安於自養不篤於養親之心之致亦緣事勢習俗之使然終有所不能

自免者設令九萬因是而位極卿相其於親勢將如此而止豈不傷哉豈不痛哉往歲乙巳嚴父見背不洎之悲已矣何言慈母今年又及周甲初度之期在今八月人子之情雖無窮已菽水之資尚云不給其何望稱心之奉乎且母素多危疾未嘗得數日之安氣力形貌已若七八十歲人設令九萬不先朝露得侍母側其於斯世逢此八月之來者能幾遭哉小雅四牡之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夫四牡君所以勞臣之詩而君探臣情設爲是辭使以其將母之言來告於君也噫臣之於君疑若不敢以私事告也今

君乃許諗之以將母以此言之上之接下唯恐失其養於父母下之事上亦未嘗不以養父母告之也九萬在戊申夏曾得安邊爲人所駁不得赴旋欲疏請於吾　君以追詩人之義而旣被人斥繼以陳情實有猥越之懼荏苒日月倏過三載今則職非近臣身又在外旣不可仰請於吾　君則其可以展布此情者非台座其誰哉曾在壬午年間台監實宰此地此地之人至今猶言其時事其欣慕之尤盛者乃台監致孝養一節夫水之大者潤物者廣德之厚者及人者遠若九萬之淺薄雖不敢望台監之厚德然台監

推之以錫類之仁者宜有所及者矣伏惟台監思通家之舊好念拜牀之日久悲其不湑於嚴父閔其無養於慈母體詩人來諗之至情推自己盡孝之餘誠處之以寬閒之區幽僻之瀕一邑使以月廩之入得俾平生之願則爲子者始可以致養於其母爲母者始可以得養於其子矣雖九萬之愚無能無以爲報於執事於以推朝廷仁孝之政於以曲成士大夫奉親之厚誼此是操政柄而有意於風化者所樂爲也惟台監留意而圖之不勝幸甚

與赴燕副使尹參判 深 甲寅十一月二十日

慕華舘查對之日適因書役未畢不得進詣拚別追
今爲恨不審此際行李啓居如何頃日引對時領相
以彼中有欲請軍器之意前頭慮有請兵之事且我
國因彼中禁令兩西軍務抛棄已久請移咨北京以
我國連歲飢荒國恤窮匱之狀及東萊所報鄭賊出
沒海島前頭慮有不時來襲之事欲爲治軍務防備
之事等語措辭付冬至使使往彼中探問其處氣色
然後呈之一則後日設有請兵之事可以自備不遑
之意答之一則西路山城軍械等事可以任意措置
云云自 上許之九萬之意則以爲彼中因南方兵

起方疑我之躡後當此時以治軍事請之必有觸忌
生事之患且我國先以治戎之形示之於彼則日後
脫若請兵則又難以軍務拋棄爲答不如姑止爲對
罷出後羣議或以爲不必直以治兵爲請只以海寇
可慮欲爲防備而一爲禁令所拘一爲飢荒不逮悶
迫情形如此云云則或可爲日後張本已令承文院
撰出咨文將欲寫送矣僕以淺見更爲陳疏他大臣
之意或以爲　主上方爲權署國事而此事非朝夕
時急之事尤似徑先故更爲停止矣咨文則雖止使
行到北京後若以鄭賊在於隔海之地不無不時來

襲之弊而我國因禁令不得措置防備之事且不敢
請於大國束手坐待形勢極爲渴悶等意探問衙譯
輩仍問若以此等事爲請則許之否乎兩國爲一而
禁其自備日後脫若土崩糜爛則似非恤小之道未
知如何彼輩必有所答因使探知兵部禮部之意如
何朝廷雖止咨文欲探知彼中事情隨後爲之若不
能詳探其意猝然移咨致有生事之患則關係實大
如得其許收拾西路城池以爲日後藩蔽其幸亦莫
甚焉幸望詳細探問俾無違誤如何此事旣不可爲
公文故大臣使僕作書通之而正使則未曾相拜不

敢直作書令監以此意傳布同照此書如何承文院所撰咨文及九萬疏本欲送上而煩不得送大意不過如此耳吳耿與鄭連兵之狀自倭館傳來我國以此狀聞於彼中則彼必不樂聞且或益增疑我之心未知如何此一款更探其氣色事勢如何日昨以廿五日前不爲越江之意發關矣今旣停咨更無等待之事卽爲發行此書煩甚裁答時並付以還如何不宜

與平安監司申翼相咸鏡監司李世華平安兵使金世朔北兵使李世選甲子正月五日

卽惟令候平安曾前國朝故事永安道驍健之士別
爲選擇爲親軍衛及兼司僕使之上番京中且有選
擇甲士於兩界之規此皆在大典可考也今將依倣
故事選擇吉州以北及淸北驍健武士勿論出身品
官驛吏閒雜人唯取其壯勇者各三百人自朝家特
給買戰馬之價使之留待於兵營或監營未知吉州
以北及淸北果可得壯勇者各三百人否其情願樂
屬否一路給糧分番使之上來京中則如何朝家每
有南北之憂今此選擇者有北憂則自可爲兵使之
先驅有南憂則可以及時徵發無臨時選擇倉卒之

慮未知如何如何買戰馬之價緜布或白金間當爲幾何耶其便否利害及人情事勢一一示之如可爲者則資給處置節目亦望商量以示如何近者若有入侍之便則欲先爲陳達而講定節目則不可不等待本道區畫然後爲之幸望於撥便即賜回示如何不宣

與宋相國 時烈 甲子五月二十四日

世事紛拏靡有底止層節益生新奇益甚未知處今之道將任其自鳴而自息若水中之鷗與波上下者乎將不顧人是非不計事成敗明目張膽極言竭論

雖以此益增其潰亂而莫之恤乎抑周旋上下委曲彌縫庶幾人之諒我赤心或得救其千百分之一二耶反覆思量皆非如九萬者所及而冒此高位旣不能决去又不能有爲將爲難赦之罪人此爲憂遑如何可喩

與宋相國 丁卯正月二十八日

前夏北行啓程之時伏承累牘長說指揮開示當其嘖言之初至也思慮無所不至待生亦不能無此意而及到彼中觀其事勢察其情形與在此所料者不同彼中作事凡有命令之下勿論是非自下不敢更

有論執而罰金令下之後我國使臣乃以不能甘心伏罪之意有所論辨此所以逢彼之怒者也中間慫恿實無線索矣然待生之所覘者亦何知其必得其實而日後亦何保其終無是事也彼中禮義雖蕩然命令行於天下無敢支吾征役之無藝亦不如明季之甚河清之期恐未易卜柰何柰何

與李相國尚眞 丁卯正月二十五日

病伏中伏聞大監已啓南行瞻望悵缺實均公私區區馳慕如何如何不審此際道間行李若何僕馬盤費亦不瑕無闕耶竊聞南土未嘗有平泉之莊綠野

之堂雖返桑梓豈殊旅舍仰慮之深不能已已小生乞免不得免欲歸不得歸方此惶悶無地企望行塵不啻僊凡之隔且美且慼不知所云承拜下風前期渺然替奉尺書仰候起居只祈勻體居閒益福以慰中外之望

答朴左相 世采 甲戌閏五月二十日

自頃間出仕後作一行屣往來鞫坐幸得片暇還歸寓所則昏昏不省如入九地之底所欲仰禀於左右者不勝其多不勝其切而口呼一札亦不能自力闕然至此每以爲耿結矣不意此承先施之問仰審台

調體近益向安進次有日欣聳如何再昨曾上一劄
言獨任國事以致此誤者備矣想其謄本已徹座下
矣今此許多狼狽皆由於獨之一字蓋小生旣見識
昏塞不能裁量義理而　聖明則當改紀之初處以
大臣故凡有所言無不虛心聽納若令其時有他大
臣可否相濟則豈致有此誤耶此非但一人之不幸
實關時運柰何卽今儒疏所執兩司所爭關係至大
義理甚正小生雖極無狀亦豈全昧此義而其所苦
心憂畏者亦非小事至今猶未知必無此理今雖欲
變其前見請從公論何可得乎今人皆責小生以憂

其不當憂然頃日 備忘記有曰若使希載伏法事端轉輾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云再昨三司請對時 上教以爲天下之事變無窮前頭若有無限難處之端則善處爲難不若愼之於始決不可從云云以前後 聖教觀之則宮中事勢似實有不得不然者不承此 教之前小生旣言不可刑而旣承此 教之後反從請刑之論不亦重難乎若如大監則超然在外初無葛藤之纏繞人是公人言是公言入朝之後以下示之意開陳 上前下

以正國法上以無延及則紛紛者自可止息豈不幸
甚在小生則已無望於此事柰何柰何小生前後劄
啓已云儒疏所執自是衆論之所同然臣之見罪於
直截之論有不可免且云兩司所爭雖以臣心言之
亦知其論之不可無在殿下處之之道亦宜扶植
之不暇小生之爲言似可止此而已如何如何至於
進退之決亦何容易唯鞫獄則誠不欲更叅雖然入
城非本意而亦不得不入前頭事何敢自必餘所欲
言者不啻千萬而書不可悉伏望更加商量示以指
迷之教幸甚

答朴左相 十二月

海西大同事監司再次馳啓又請路下十邑量田逐邑各爲私大同私大同三南未行京大同前邑邑所有之事也朝家豈可爲此事當此時量田耶至於路上七邑則以民情不願請待後日及到後日則時監司自以瓜滿去後監司當之朝家旣擧量役則不可以民情願否半行半不行又不可使時監司量其願處後監司量不願處若使今日朝廷卽爲覆敗則雖行海西量田本無所益苟或延至明秋一道量役一時並行一道大同均一施行可也何必欲於今年行

之只爲十邑私大同乎以此推監司使之待明秋擧行姑觀監司政績如可行則仍任責成似無不可如何如何

向日嶺東量田事其時守令各欲要譽於民量田之後結數反縮於未量時其中或有擧職者則减其太半而猶過數十倍輕重無凖朝廷極以爲難處以此罷之矣即令朝廷綱紀比之其時又落百層設令海西必行量役則將有向日嶺東之弊賤意殊以此爲慮大監所示則與小生所聞相左未知果誰爲得實也

頃者判義禁以盧以益尹夏濟事陳疏請議大臣其
時小生以臺諫館疏引入大監亦去朝矣其後鄙疏
中以請議大臣不合事例爲言而 聖批不許故以
至于今矣早晚若入侍則不可不一陳是非即今盧
以益則以當初臺論誣辱 先朝爲言故禁府亦以
此發問目而渠之置對則云意在伸雪 先朝非爲
誣陷以此不爲取服鄙意盧疏請考史冊者本非知
其事之必無而故爲流言以誣蔑 先王之意也然
則以此斷罪終不的當只以請考秘史以爲魚肉士
林之討者其罪極重魚肉士林猶是一時之禍請考

秘史乃是永廢千秋之直筆柳子光身後猶被剖斬
之戮以此聲罪殺之極當而但律無漏史考史之條
律無正文則比律本不得殺人將何以處之耶柳子
光之外中朝事迹及我國故實或有以史議傳說論
罪之證耶傳說史冊之言根在義濟請考之人乃以
益也夏濟則問於其間亦何以處律則爲的當耶並
望一一下示判義禁自初本欲退步不得已入朝後
在獄諸囚一不結末以獻議歸之廟堂而自爲必遞
之計至今不出其在事理國體極涉未便今此獻議
更請還送於禁府仍請督出判禁似爲得體如何如

何

與尹右相 趾完 甲戌六月五日

卽以左相劄本啓下廟堂有司馬喉司命有司論其得失察其輕重處之之語以事體言之則小生當與諸宰議啓而小生事亦在於同條內故有所不安今方以不敢議啓之意陳劄矣小生則雖不當然泛論其事則徐台之疏未嘗出草則不知其所欲陳何如若以太學士待罪之疏觀之則不過節目講定事而已若以流謗言之則其罪極重無文籍之事從何爲準而論斷其罪耶喉司則小生於入朝之初只請罷

會議而已至於黜字不可則只請推考矣前日當爲論罪之事見識不到不得爲之則到今自答之不暇何敢更有所論哉幸望商量回示若何

與尹右相 七月四日

頃日奔迸渡江也行過郊寓之前而不得歷拜只有瞻望悵然而已繼聞其日卽有渡江之行非但景色異常於小生亦增一段不安慨歎如何小生冒沒復入誠甚悶迫大監則比之小生不啻輕之又輕幸望卽還朝端以副一分扶顚之望如何小生前者未出城前擬於議啓後陳一劄劄草及處置金寅事欲爲

呈稟封置未及送矣今日登對時呈其劄本則自
上命依劄辭施行寅事亦命以反坐處斷 乾斷不
勝快幸未知前頭轉輾又生何許層節也前書並此
褁上
上變者金寅稱以譏察西人賺得米布銀錢於訓局
久之訓局知其無實欲捕寅也則乃爲此上變之舉
以此事端之著見皆譏察事而逆謀則終無明白可
證欲待受刑者就服然後請拿干連人而自外議之
者曰雖譏察西人不可不請拿請刑以此爲咎鄙意
方訊謀逆兼問譏察大非獄體故此意曾細達 榻

前而外人不得聞知有此嘵嘵未知如何
諸囚議啓前已略奉議而唯金寅事未得指一議定
矣前日請對時小生曾以金寅不可無罪而得進三
札則乃實事或可以此有可議之事耶云矣其時則
獄事猶未結末嚴治告者之意有不敢盡達到今諸
囚並議則逆獄已歸虛矣誣人以逆者以些少書札
議減其罪在法不然且今日之事兩邊皆爲譏察兩
邊皆爲告變其處置之道不可有輕重之偏黷以完
等旣以魚肉西人搢紳之故將伏極律則寅之欲魚
肉南人搢紳之罪決不可偏有所貸此爲今日斷獄

之定案此乃前日所未奉議者敢此奉白若以書札減罪則以完所告中諸人搜進書札又不啻倍多矣在此以此減罪在彼無所容貸則其何以服人心而示後世乎

答尹右相 乙亥十一月十六日

前者便回伏承下復書仰審台調體欠安奉慮如何小生方落在千仞坑塹何敢有所云云於座右而然亦有不敢終默者人臣出仕謂之許身者謂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也安得自有其身哉然於其間有名位不高如邴曼容之滿六百石輒去者不爲世所牽挽

固是自在之境其稍顯如廣受者亦請去而許去無
可言者其他則或以物議難容或以三諫不聽或以
年至懸車此則皆有所執雖堅臥終年不起可也非
在於此等科而坐屈　君命一向抗志如執事所處
誠有所未安如何如何且今朝廷屢易黨禍相仍士
大夫稍知自惜者無不以軒冕爲桎梏古人以辭榮
爲鳳凰翔于千仞者以其富貴可榮而貧賤可悲故
也今進則危身退則安身避危而取安其爲一身計
固善矣其於向所謂許身之義果何如也且　上心
亦必覰破臣僚厭惡朝廷之意其爲未安尤如何哉

國之存亡身之死生固天也非人力之所可爲然自
靖其心者在我而已藉曰　恩禮或涉文具分義所
在竊恐有不當然者茲敢仰暴愚見未知高明以爲
如何雖不入城中終不可不來到城外陳情待罪伏
望量處幸甚台每以疾病爲解此固然矣但台來則
甚艱去則甚易疾病輕重亦似有異於去來之間三
揖一辭雖合於進退之道疾病之說恐不足以釋
上下之惑如何台教中有無限憂慮願一仰煩之示
未知是何等事耶賤裡專价似無浮沈之慮幸望於
此回示破若何不宣

與柳相國 尚運 乙亥

卽聞領敦寧乘晨涉江云小生亦是從此去者而未去之前亦不能無鞅鞅之歎奈何卽見留劄小報有所兼陳未知何說話而前者所陳劄說不是循常事而小生旣未及回啓而入大監出仕後連有事故以致停留然況以事體言之大臣進言如是嚴重幾至兩旬無所黑白豈不未安之甚耶趙相愚如無所犯則雖可解之其他人不可不拿問而似聞諸議皆不欲重處除拜間請託署經之周旋乃是人人之所不免自用常行之事不知其爲罪而然也雖然事已發

覺大臣言之而猶復糢糊處之則人孰知戒耶出疆者之請拿未安又是別事一體請拿之後當其渡江也或更以迓勞之意陳達勿拿或可也爲此之故並寢諸人之拿豈其可乎金光宇之罪詐假官之律當斬而律官欲以無官而詐稱有官者當之無官詐稱有官乃誑言於自中或鄉曲之類也今光宇則書諸官案且入於望單子不但詐稱於外處而已此安有容恕傳生議之道耶至於蔡漢則國家無政使蟣蝨小民乘時爲搜括一道民丁之計梟示之請良不爲過而律無正文則有司之臣似難定讞此亦似自廟

堂主張也搜括船隻雖似與民丁有異賊入欲操國
柄之漸則一也此亦恐非輕歇事若欲重處蔡漢則
成給公文之官亦豈止罷職而已耶卽今朝廷將相
駢首就僇者凡幾人矣至於海島栫棘之竄視爲輕
典而皆是黨論之餘波翻覆之爭端至若法典所載
應行之律皆爲私比所撓奪以此殺人愈多而人不
畏法日益甚綱紀蕩然以及今日大厦之傾雖非一
木所可支凡身處造命之地豈可不思所以一振之
耶小生欲以領敦寧劄子未及回啓徑先引入引咎
陳疏更恐有妨於座下略此仰布區區伏惟恕諒幸

甚

答柳相國 丙子十月五日

今處置龍福有上中下三策甲戌年接慰官俞集一之下去東萊也龍福呈所志以爲癸酉年往鬱島被虜於倭人入去伯耆州則本州成給鬱島永屬朝鮮公文且多有贈物出來則路由馬島公文贈物盡爲馬島人所奪云而不以其言爲必可信矣今見龍福再往伯耆州呈文則前言似是實狀龍福之冐禁再往鬱島及漂到他國假稱監稅將至於上疏呈文挑出事端之罪固不容誅矣然而對馬倭之假稱鬱陵

以竹島虛託江戶之命欲使我國禁人往來於鬱島
其中間欺誑操弄之狀今因龍福而畢露此則亦快
事也龍福之有罪無罪當殺不當殺自我國徐當議
處馬島之米木紙等減分細瑣之事皆不當擧論矣
至於事係鬱島變幻欺謾之奸狀不可不因此機會
使萊府送書馬島條列詰問明辨而痛斥之矣彼若
更有巧飾不服之言自我又送書以問曰汝居兩國
間凡事之無信如此龍福以漂風賤氓無國書而自
爲呈文日本之不敢信固也自朝廷將欲別遣使臣
於日本以審其虛實汝將何以處之云爾則馬島倭

必大生恐怯服罪哀乞夫然後龍福之罪自我議其
輕重而處鬱島之事使倭人不敢更有所開口則狡
倭嘗試之計庶幾小縮矣操縱之權在我而日後之
患可塞此實不可失之幾乃是上策也如不能然亦
宜使東萊府送書於島主先陳龍福擅自呈文之罪
更陳本島奪取龍福公文之狀且陳本島虛稱竹島
之失分段開說委曲措辭待其回答然後處之可也
龍福斷罪之意則決不可徑先語及於書契中此爲
中策也至若馬島用奸欺我之狀則不問而置之龍
福之呈文辨正之罪則先論而殺之惟求得免於島

主之憾恨其示弱甚矣且島主之意雖內以快其讐爲幸外必不肯釋然感謝於我今後凡事少有不如其意者則反必以龍福藉口爲侮脅我國之話柄不久又將以鬱島執言而連續送差我何以堪之乎此似是下策耳且待外夷之道雖曰略釁而推誠至於公然欺弄之事終不敢一言以辨之寧有是理亦豈可終保其無事乎且龍福疏文旣入於日本則雖不呈納於關伯早晩或不無因此發爲事端者有事端然後必以龍福對辨可以了當決不可徑先處斷姑爲拘囚以待之如何且此乃彼此爭詰之端朝廷不

可先犯手勿論某策皆以東萊府使書契行之似可矣

龍福雖曰汎濫生事然其爲人似非庸碌緩急或不無可用張俊花園老卒亦稱大宋回易使於海外諸國苟其事於國家無害何必至於殺之乎且此人以鬱島屬我國事兩度辨明於日本而自我殺之則乃所以快馬島之心增馬島之氣使之益長其姦而自我必欲發明鬱島之爲我地之意則其勢不能不因此而有所摧屈矣如何如何因此來備郎聞之備局諸宰之意亦有以爲不必殺者云幸望更詢而處之

如何

與柳相國 辛巳四月二十四日

自春徂夏長伏枕席非但奉拜無期承候亦不得以時瞻結何言卽惟閤候神相僁慰僁慰小生之至今留滯京中只因 坤候之一向沈重不敢告去矣昨有提調輪直之 命未知 患候必有平復之望而若比並直時則有間矣且以必去之人因仍淹滯已過兩歲非但私心不安聽聞所及亦似有竊疑之者且趂此時不爲退計則前頭遲留又未知幾月幾時設令日後或有更來之事今欲告辭而歸如何如何

如以今明日告去爲猝急則遠近間姑出城外更審
聞　坤候加減以爲進退計亦可耶小生賤疾旬望
間則幸免危境而厭苦飮食氣息危綴則又加無減
望八之年踰年之疾一縷餘喘幾何不至於一朝奄
忽耶深恐仍作　輦下戀祿之鬼有負素計懣恨無
窮如何如何伏想大監僑居江上亦似非久計未知
前頭進退亦將何出伏望下示自處之義兼指迷塗
如何如何不宣

與申判書 翼相 甲戌十二月二十日

仰審引疾在告已多日矣卽惟調體有喜傃慰無已

既解春曹其在義分似不可又請金吾之釋未知將
於何間出仕耶頃於藥房與吏判相對有所云云昨
者大學士來過意謂與台居止接近可以傳致鄙意
故亦有多少說話矣並得關諸祟聽否今日國之必
亡之勢無愚智所共知望望然去之人孰無是心哉
若非不計死生苟營目前之利者必無樂於淪胥以
亡而如僕與台者不能早自裁塵埃之外以及於此
於今始欲爲明哲之君子豈不後於時乎台之疾病
雖人所共知亦非長卧牀席之症而在外累月朝廷
費盡多少氣力僅得招延台雖以病終不能久於朝

受命治獄之事則不可不完了而在囚諸人是非虛實之間一無所處置只以收議歸之廟堂而必欲得遞乃已有若秦越之相視自外人觀之終爲自爲計而已匪躬之節寧若是耶僕朝暮當遞改自身之不能恤而乃敢爲左右言台必閔其愚而笑其妄矣雖然觀今朝臣立黨而病國者其罪固不可勝誅其欲超然於彼此是非之中全無惻怛於危急存亡之勢者自後人觀之則亦恐不得免於厚責如何如何多少病昏氣逼倩白不宣

答李判書 世華 乙亥四月十五日

下示疏草依覽眷眷忠愛之誠不勝欽歎而第疏中第一條祈雨事朝者禮判言近以 國忌連有故冠禮不遠一邊祈雨一邊陳賀似涉未安欲於十九日陳賀後卽請不卜日設行云已爲許之矣第二治賊事今方罪責中外治盜之官别差武臣守令則朝家擧措亦非輕歇又有此不分首從輕重之請或似太過耶大凡祈雨與治盜俱是末節子如不欲雖賞之不竊者乃是根本因此警動凡於寬民役恤民隱等事十分致意爲當待廵撫使齊到凡其所陳弊瘼中雖重難者多許變通此恐爲卽今要道如何如何如何至

於冠禮時禮節若以爲 冲年難行則徐待後日爲可如不得則於其節目中減去出入拜跪之數亦未知其得當如何如何旣承俯詢不敢不仰暴固陋更加裁量以處之幸甚

答李判書畬 丙子

九萬白伏承台下札仰審尊季父政丞大監夫人捐世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大監親懿隆摯摧痛何堪棘人氣力如何區區憂戀且想襄事已過而病落窮鄕末由趨慰只增慨念哽咽而已書中所示累幅委曲三過讀訖不勝感歎之至方今論議兩出雖曰本皆

爲公積年紛紜說話漸長深恐其終不但止此而已求其初源實始於僕台疏之罪僕誠是也以此僕之必欲退伏杜門以息方生之論非一日也只緣 聖敎嚴切不敢徑情自遂矣到今則衆怒如火人言如屋雖屢違 召命伏想 天意必有所恕故決意歸鄕耳非本欲趨朝而只緣台之一言始定退遁之計也雖然以台疏言之以今日朝廷疑阻之本歸之於僕而有許多所論則當其罪者本無相角之念則唯有惶愧退去而已恐不足爲怪如何如何餘非筆札可悉雖欲相對一莞爾討此多少何可得也不宜

與徐相國 文重 己卯十二月二十七日

即惟歲殘大監勻體神相仰慰仰慰頃者備郎之來
曾以數語回復矣未知入照否咨文事反復思之終
有所不可者蓋淸人凡有命令之下在下者不得有
所是非更改雖於道理不當自是威制天下之所以
然雖在其朝廷亦然況外服之國乎向日鄭相奉使
時以罰金呈文反生事端此則誠是不可不爭者而
今此咨文雖不爲之何害乎且皇帝從前自矜大好
施德今犯越人之特赦其死資給還送乃其本態也
又慮我國或殺之至以勑使出送時當使覔見爲言

其用意非泛然而待我國亦不可謂不厚矣今自我
以爲非法而請殺則皇帝自矜其好意與德色者豈
不反致其無聊而生嗔乎今急捕金莫男者與犯越
人對辨得其實狀後梟示莫男於犯越江邊定屬其
妻子於絕島爲奴婢亦足爲懲戢邊民之道此人等
則定配於濟州若黑山島而前頭使臣入去時以此
事別作謝恩一起深陳感激之意則豈不順且無事
乎如是處之則日後設令更有犯越自我爲言必無
難便之端今若逆彼意而請殺則無論彼之許不許
恐於後之有犯越或難爲說如何如何備郞來時欲

以此意仰答而金莫男如或終不得捕則無他正法之處故不無疑慮不敢直陳矣更加思量莫男設或不得咨文請殺則終不如不爲之爲便當故敢此更以書白伏望議于諸宰以處之幸甚

答徐相國 庚辰二月十三日

下示中以爲犯法不當曲護云未知指意所存若不曲護則當如何處之而因曲護不正法以至辱國耶如有正法而不至於辱國無難支之事者則有何顧忌而不得爲之也所謂李振明者未知鳳城人耶瀋陽查問時所用何以知其多少而必如其數充償且

此乃使臣行中事而非朝家所可擔當者使臣旣請
圖送其時首譯於柵門則依其言送之則與彼人問
答似愈於他人之替當也如何如何今冬節使之行
更送其時首譯非但應差者失望而已前使行時未
了弊端又使後使行當之當其時爲使臣者必以爲
苦不肯帶去且譯官之差使行乃渠輩中所大望非
使臣自辟幹事之人則以功勞差送乃是規例此首
譯則爲償其負債差定恐不當如何如何

答徐相國 八月一日

伏承下札仰審嘗藥憂遑之中體候神相感慰且荷

內殿症患尚未得醫藥之效悶慮千萬況此病身出自藥房之後不得一進叅於問安之列非但情理缺然亦不勝惶慄之至柰何柰何下示事卽今國勢雖朝廷之內亦有不能收拾之憂至於荒裔三千里外利害得失誠有不暇言者然而當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不可以他可憂者并廢其所當爲者矣但大監之意旣不以小生前說爲可則心以爲不可而苟從他說小生亦何敢有望於座下也第聞自茂山府至朴下川僅三四十里而人民之因備局題辭移入者已多充滿一洞云累年奠居之民今若撤出則其爲

招怨又必不小且茂山若失此人民田結則非但地
形如割左臂邑入亦將不成貌樣小生當初所建請
如不可盡行無寧已入者勿撤未開者姑勿許更入
不至大段乖張耶此地自本府不過數十里而下示
中所謂刱設沿江數百里把守者勾聽或恐有所未
詳也開示利遝爲日後無窮之弊者亦與小生所料
不同而凡此有難以懸空言語定其然否柰何伏枕
病戰胡草不宣

答徐相國八月六日

下示事前者承問旣悉鄙見而大監所見旣與小生

不同則今何敢更有云云但聞北民以請入朴下來呈備局則不知某相位所題而蓋其辭意似若許之者然故北民執此爲信移入云矣今若撤毁則必以廟堂之失信爲咎又可歎也其許題時若峻塞如今大監之意則北民必不生意如有欲許之意則或啓稟朝廷或移文本道則亦可無此紛紛而其時廟堂處分有欠明白到今雖歎柰何

答李戶判 寅燁 己丑十二月

凡事從頭至尾理會然後可言其捄弊之方弊之所以起有源有委源其頭也委其尾也不問其源委而

欲從中得救弊之策實難爲說若欲並其源委而論之則百弊相仍交錯而糾結欲救一弊他弊橫生終必至於河潰而魚爛誠不知所以爲計今日隣族之弊誠有若此者何敢容喙於其間乎

守令得人誠是有國之先務然許多守令誠難箇箇擇差國家只宜擇一吏判次擇諸道監司此爲守令得人之本必欲逐邑逐人而擇之則誠難矣

至若戶布之行尤有難者卽今隣族之受困誠是仁政之所不忍然其來已久聞之者當之者皆習於耳目亦不以爲大駭矣至於戶布則從前擧國稱以兩

班而閒游者其麗不億一朝皆欲收布則驚駭騷怨必將生出大變朝家亦必無堅忍固守終不中止之理只爲擧國擾亂之歸如何

逃故之代使村定里定統定之說不至有擧國騷動之弊姑試無妨然此必有村里統中自相讐怨爭相報復之患守令有才能者自善爲之則可也至於徧行各道各邑以爲久遠之定法則亦固未可必也

我國家設法田役則只是田稅而已貢物則各以其物產進上本非出於田結者而進上之際刁蹬防納月利等雜弊皆因貢物以生民不可支堪故不得已

有宣惠大同之役而今者田稅則一結不過米四斗貢物則諸道中多者十六斗少者亦十二斗比之原田稅至於三四倍然應田役者猶得保存自壬辰亂後年分九等之法廢上上等一結出米二十斗者皆變爲下下等一結出米四斗之例雖别爲大同之役亦不至大陷今若又以田結收布又以田結出束伍則農民旣應其本稅又應其貢物價又加以收布束伍二大役則必將荒廢其田土而不耕其爲弊端必將尤甚於目今恐不可輕議也

各軍門之一併革罷改作五衛凡事詑時雖易做時

實難變動之際新弊之橫生於即今所見之外者必多亦恐難於下手也

鳥嶺棘城之設置關防沿邊各邑之築土城樹枳柳及今閒暇爲之似勝於不爲且不至如以上諸條變動法制之重難然近來朝廷擧措建議之人不能長在朝廷奉行之人亦不能善爲設施事未見效乍作旋罷此爲可慮也

京外武士號以武臣軍官團束試藝亦非不好但此與正軍有異凡其以私事出入不可禁止其最不可禁者以求官上京也以各處營鎭軍官隨去也此旣

不可禁則其中雖有託稱虛頉何以知之乎此輩必無甘心隨行於圍東之理終恐無實也且八道許多武士各處試藝並許直赴則其有虛僞濫雜不可勝言扈衛三大將會坐試藝軍官尚多用奸之事況八道之人各處試藝皆許直赴豈是可行之道耶區區爲大監忠計務積誠意結知於　明主自修一身見服於中外賞罰公明紀綱自立然後凡干施設乃可言也若於此有未盡者百事恐皆無可做可成之理如何如何

答徐左相 宗泰 庚寅十一月十八日

兩西親騎衛募選節目大槩與咸鏡道似無異同但咸鏡道則雖前銜品官儒生常時習武事好田獵頗有衽金革死無悔之風故雖曰前銜品官儒生皆樂從於親騎衛西關風習似與北路不甚相遠至於海西其所謂前銜品官儒生輩雖有勇力出衆之人必不肯入於軍兵團束之中今使監兵使力爲曉諭開勸以爲國家爲身名不得不出之意庶可得實用之人矣北路親騎衛之募選也使監兵使春秋試才拔其優等啓聞自兵曹除授其都目邊將朝廷所貴者只是四寨邊將而得此自備戰馬軍裝一當百者六

百騎以爲緩急之用其視多給奉足虛稱無用之馬兵者相去不啻百倍故以此啓下施行矣近來親騎衛優等兵曹之不收用久矣以此前入者皆願還出後來者更無願入名存實無日以疲殘者職由於此前日只有咸鏡一道而其不能收用已如此今者並設於三道必將尤不得收用兵曹事勢亦難盡捨他歧應用之人而但用親騎衛令以空言欲得精銳之士以爲戰陣先驅之用其勢亦必不可得若又强其所不願苟充定額如束伍軍之爲則其實不足用而反有偃蹇之習且不如束伍軍之孱劣易於驅使也

爲今計京中五軍門將官其數累百每一道親騎衛一年用其優等四人除京軍門將官合三道爲十六人又其中有絕等之才間除邊將以爲激勸之地則朝家庶可不失信於邊民而此兵亦可以長得精勇矣此一著必須與五軍門大將講定其稟坐永久施行庶不爲空言之歸矣禁衛營別驍衛之抄定於海西也亦曾開諭以朝家別爲收用之意矣其後少無見施之事今欲又爲此特選之擧而若不先立徙木之信則誠難望得其死力矣漢之稱壯士必曰六郡良家子虞詡之論將帥亦以山西出將爲言而卽今

朝廷於西北武力之士收用絕少武略之不競以此
故也今若因此爲西北人進用之階梯則其在國家
用人之道亦極幸甚矣所謂騎兵之用專在於馬而
兩西事勢比之北關又必有不及者勇銳之士雖或
可優得若其所騎疲弱則實難奮其衝突之勢以關
西一道抄得可合戰馬三百匹有不可必若過此數
則亦必尤難今此廟堂回啓中以六七百爲限似以
一營三百騎爲少而然矣雖然若使三百騎人必得
勇銳馬必得健壯何必多數乎勇者一百可勝而使
勇怯者各一百相參則必敗務精不務多本是用兵

之恒談至於此擧則尤不必以多爲貴矣海西一道京軍門馬兵旣有一千八百名若除其人與馬而更欲使監兵營別得六百精騎則其勢實難故今只欲使依他道例無論他軍門軍兵抜其尤而補於親騎衛矣此意兩軍門及海西監兵營處亦更分明知委俾無彼此掣肘之弊爲當矣兩軍門如以宿衛已團束之兵不許他屬則黃海監兵營所抄選無寧減數或可矣卽令民間可合戰馬實難得而必使所選之人皆自備其馬則必無可得之理國家牧場之設專爲武備之用則司僕所屬諸牧場馬如有可用者則

悉擇以給之本不可靳惜此若不足則以兩西管餉所儲之財官買善馬以給之爲當且馬才雖好當此饑歲必多瘦瘠今欲用之於明年春夏之間而使其馬主自備芻穀必得肥健亦無其理北道則會付及營穀最多於他道兩西則又有管餉穀自今至明年春夏間使各其營從優題給喂馬之費勿以升斗爲限必期於肥健可用且使分番留待於各其營而優給留待時糧料監兵使時時點視馬之肥瘠人之技藝能否特加賞罰激勸以爲不時徵發之地爲當矣若令遵此規式久而無廢則設令海賊終不來而無

所用於目今後之備他盜亦必有得力之日矣今若只以前日咸鏡道節目頒布諸道而已此等曲折不爲詳細講究著實舉行則亦將爲有綱無目之歸幸望更加商量僉議諸宰急速稟處如何但念此月將盡開春不遠實恐有緩不及事之弊矣且念廟堂旣已回啓之後如以更稟爲難則以自備局往問小生則小生所言如此之意稟啓亦無不可如何如何

答李進士 世龜 丁巳十月二十五日

俯問科試去就雖非當此時厭科舉之學而有意向裏工夫豈非朋友之所樂聞而深望者也且當今士

子輩行奸弄慝鬼怪百出者固不足掛齒牙而至於
自稱欲扶名義者亦多可駭向日館儒空館不赴
上召而旋入於科場疏頭被罪或停或竄而爲疏下
者亦多公然赴擧左右所謂側肩爭門之可耻誠恐
不但在彼而亦在此也且左右所謂旣赴擧而不忝
疏亦無義意不如兩止而自守云者誠爲的確不易
之論幸甚幸甚且凡事到頭只當爲其所可爲者而
已至於前頭實得非但實難預期亦有不當預望者
今當只論科擧之赴與不赴於事理如何耳恐不可
以實得之符與難符有所較量前却也但念此有二

事其一則昔者金益振仲玉登第拔榜之後相知者
問之曰旣已登第而拔榜則復著頭巾入場屋涉於
苟且將何以自處耶仲玉曰事之如此吾亦知之而
念吾自少習擧業望一第而且有老親日夜期望若
於廢擧之後心不能泰然常有憧憧往來于中則不
如仍爲赴擧任其得失於吾心差安耳僕每以仲玉
此言爲量已審處無心行相悖之患也今左右亦宜
自量於心廢擧之後無一毫介介者則可也如其不
然悔厲之虞將在目前狼狽之患奚待遲暮之後哉
此最當熟思處也如何如何其一則尹和靖於黨禍

之後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
令左右方在具慶之下亦當先稟親意親意雖不欲
奪其志而許之其在平日立揚之望不無惆悵缺然
之意見於幾微者則爲人子者當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此亦豈盡懽愉之道哉此兩款皆在左右自審而
處之非他人所敢預者未知如何

答李察訪 世龜 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韓之名出於前後朝鮮皆亡之後馬韓箕準泛海
逃去立國之地今益山號金馬郡是也辰韓新羅始
祖所生之地史稱朝鮮遺民分居山谷爲六村是謂

辰韓六部今慶州是也卞韓或稱卞辰以其近於辰韓也且稱最近倭國飲食衣服多與倭同云似是首露王之國今金海等地是也然則三韓只在兩南或略及於忠淸道自京畿以上元不相及而孤雲陽村勝覽諸說皆欲以羅麗濟三國分排於三韓以此其說皆不通唯近時韓百謙久菴之說稍勝其說在其文集可考也四郡之說亦然樂浪臨芚在卽今我國之境而玄菟眞番皆在今遼東女眞之地而纂東史者必欲並求四郡於我國之地故無一通者矣

答李察訪 十二月九日

前日曾欲考定東史略涉初頭則三韓之說諸家皆
非久菴說似稍勝故蒙俯問以依俙所憶者仰對安
得無錯誤耶東史立題目次序三韓在兩朝鮮之後
故前對所云云以此也此間無書可檢以致此誤愧
悚但所謂三韓極微必不一時立國況其疆域之一
彼一此安能指定大槩兩朝鮮皆都平壤朝鮮南境
之盡處似是馬韓之北土至於辰韓地界尤不可知
其限矣東方雖云箕子餘化之地而八條之目只憑
漢書得其二三其他皆無傳三國之立專是夷狄立
國三四百年後始有文字又麗濟二國亡於唐而遺

民文物悉移入中國無餘存於此土者金富軾雖近
古其茲昧無可據實與今無異矣二府之立其難知
與四郡同勝覽以平山之平字疑是平州似不足信
矣

答李禮山 世龜 丙子七月十日

即承遠地專札就審政履平安多慰如何今番事既
蒙垂問略具別紙以覆覽後還投於京中見息處勿
使遺落煩傳幸甚
向日希載事則事係 坤宮證在 主上猶欲爲地
況今番事獄體比希載差異且告者及干證只言殊

常而已此外無他辭證可執以成獄者自古巫蠱之獄雖有立證明白取服之後猶有不勝其悔者　中宗朝東宮灼鼠之獄可鑑也今者人情所疑雖曰盡在其家按獄之道必辭證無疑然後可施刑杖決不可謂之可疑而施杖也刑杖之下亂言無所不至則正名定律之後雖有大力量必無善處之道而今人皆以得情後善處爲言果可如此則希載按律之啓何至今三載而不已耶細觀物論心口全有不相應者豈其然乎假令善處而宥貸之罪名旣定之後則人心向背必有頓異於前者若外若内又安保其無

乘之者耶雖然辭證若明白則亦無可柰何此則猶
在於可疑而不至於無疑全不留難以刑杖成獄則
今日擧朝諸臣皆將有自危於他日之念以臣事君
中懷自危其終不爲 社稷之憂何可必也此其大
略餘外亦儘有曲折豈以高明不能勘破於此耶僕
朝暮入地之人必不及見而以此以彼後必居一於
此爲 國家慮豈循人心一時之快而不以安危存
亡爲重耶方今斥之者有無限醜辱或稱護逆或稱
畏禍此等罪名皆可甘受至若上所陳難言之罪誠
不忍以身冒之亦不忍使 國家當之也幸須更加

思量因便示以可否如何如或覺此迷誤俾知其罪則抱愧而死亦無餘憾矣

與羅掌令 良佐 己丑十一月二十四日

令從挽詞不敢空還僅此書送而僕自得罪以來凡知舊挽語皆不敢奉副蓋以罪伏之人具職名書紙示之稠廣誠有所不安故也獨於此書送京中非但私心不安亦恐與他有異爲人疑怪幸望待喪行至果川境於中路傳之如何切祈切祈

答金生 重禹 丁卯正月十五日

撤靈筵祔祖廟只當以主喪者除服爲限其他久速

曲折皆不足爲疑先除服者雖釋衰尚在禫服則參
於朝夕上食亦何所妨聞訃月內擇日行大祥祭設
或差先於聞訃之日三年之喪只計月不計日乃是
古禮也今雖從俗每以忌日行大小祥祭事異常例
有此擇日之事則或先或後皆無所妨再期日主喪
者不得除服則祝文不可曰大祥似當稱奄及再期
而祭儀亦如忌祭之儀似可先除服者又當先一月
釋禫服其時靈筵已撤哭泣變除之節似可特設位
行之然無書可檢不知其的確更問於他處商量行
之如何

答金鎭川 宗衍○丙戌六月一日

辱託文字淹滯積年每用愧仄今始脫草呈上恐不足以合於先美之稱揚尤仄尤仄且西溪所撰旣爲墓碣則鄙作當爲誌文且文體短於剪裁頗涉支蔓亦於誌文似可如何如何其中以星文頊知休咎事平日數十年周旋未嘗一有承聞且頊言國家禎祥其在語默之道恐有不當然者其實有是言有不可知設或有一二微言恐非所以贊述於傳後文字者而狀中及西溪所撰旣多稱道不敢全沒今以疑信之辭有所云云未知如何

答李加平涑 丁亥三月三日

前春阜蓋之臨每用感戢之深不意此承委伻寄書仰審春陽政履神相如得重奉欣慰且感此間前秋病息入京迎醫症情轉重不得已自湖移潭以爲頻得消息之計矣歲改後老物又傷於嚴寒感疾極重尚今不離牀枕悶苦悶苦惠送四種俱非窮鄉村居之所可得嘗至於柳枝桃株不忘傾蓋之一諾乃至耑人負送驚荷可言然此物乃是朝暮寄耳種此以待依蔭與食實無乃似漢帝之得王母所贈耶不宣

答李加平 己丑五月一日

疇昔之日枉顧陋居語及僊莊勝槩至今夢想每在
其間忽此委札勤示俯存死生且及拙文之求仍寄
二幅畵圖以爲撰述之資怳然致身水石之間更覺
爽然起興也第念此物精神氣力日益凋落非復前
日奉對時意想雖欲勉自奮發以承辱敎實恐耄昏
之極無以仰承且感且愧不知奉答然幾喘儻或少
延亦欲仰副勤意投送圖幅及空冊並此姑受以俟
之今日適行小孫冠禮待客疲困昏憒不一

藥泉集第三十一

藥泉集第三十二目錄

書

答崔汝和 二十七

谷雲集卷二十七

書 一

谷雲集卷二十七目錄

書

答崔汝和 戊午閏三月二十二日

即承惠書仍審以上疏之由臺啓重發將有遠外行遣之責驚歎無已然封疏之初想必已量其如此自擇審矣亦何足歎送來諸冊當即傳寫還送晋書曾有送示之示而今此不來想緣出在城外有所未及矣伏覵 天意似不至於重處如免行遣還侍庭下幸望因便續寄如何檀君以下三國以前近纔屬草比之舊史粗有所發明記述凡例亦由此可知近當

更加刪定送質其可否也

與崔汝和 六月四日

羅麗始祖之生怪誕莫甚今欲一倂掊擊而或者以簡狄呑卵姜嫄履迹爲難考諸詩傳則朱子之釋此二事並從遷史之說以爲實有是事而至引蘇氏蛟龍之生異於魚鼈及張子所謂氣化之說實之然毛傳以玄鳥之詩爲媒祀之節而履帝武敏爲從高辛之行此最爲平實遷史出於毛公之後則其書不可信而朱子之舍毛公而從遷史者何耶雖以左氏之浮誇亦未言呑卵履迹之事至於外傳所引荒怪者

尤多而亦未及焉則未知馬遷果得此說於何書耶
考詩傳小注則先儒之說亦或有與朱子不同者而
今之爲說亦難捨朱子而從毛氏若以此等事爲信
然則東史所記荒怪無倫之說無可論正者未知如
何而可耶曾見金履祥所編資治通鑑前編呑卵則
從毛氏之說而攻斥遷史甚力履迹則從朱子之傳
而並載蘇張之說金氏之書極詳密多可取而獨於
此二事半上落下金氏乃朱子嫡傳後儒之所深服
而其言如此者何耶左右須並考諸書思得以示爲
可

答崔汝和 壬戌四月十二日

古之記禮者或只擧上一段而不言下段或只擧下一段而不言上段或擧其中而不言上下後之讀禮者若因其已言而推其未言者則可以得古人言外之旨此擧一反三之義也今考間傳云斬衰之喪旣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以此文論之言旣虞則未虞之前可推而知也言虞卒哭而不言練則練後亦可推而知也未虞之前重於包特之制則必當服斬而不服齊旣練之後輕於包特之制則又當服齊而不服斬分三節而上下推看則禮意豈不

明白曉然乎今哀之遭齊喪在於斬練之後輕包重特既已過時非所當論若於包特更殺一節則唯有服母之服而已杜預之說上一款雖與包特之說不同下一款服母之服云者實推間傳所不言之義而爲言者也間傳未言之意杜預已言之說如是明白則今此之外恐無他說未知如何食與禮輕重之別夫孰不知而亦或有食重於禮者今以既虞之斬衰當未虞之齊衰則輕重蓋相略等故有包特之說斬衰雖重若於既練則未練之齊衰反有重焉此間傳所以不言練後之包特而杜預所以有服母服之說

也古禮文備自初喪至祥禫之間自凶趨吉漸有節次故禮曰練而黃裏縓緣以斬衰黃縓之服比齊衰未練之前則輕重豈不有間乎今若專以尊在父爲言不敢服母之服則雖當父喪禫服時亦不當服齊衰以此推之其義亦自明矣家禮所謂重喪未除遭輕喪者必指期功以下之喪哀示誠得之哀示所謂斬衰之服終無可著之時云者恐不然朝夕上食朔望之奠皆是可著之時何可曰一番著之而已乎

答崔汝和 四月十三日

前日所呈別紙中只推言重特輕包之義而已以意

推之者未知其必合而亦不足徵信今以家禮儀禮及疑禮問解喪禮備要中文字分條錄去詳覽量處如何

家禮重喪未除遭輕喪條統言五服故其文太汎所謂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者必非父喪中遭母喪之禮也今以此爲据母喪初喪中亦宜服斬練云者必不然矣

儀禮通解續第九並有喪條引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注云練除首絰腰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

皆易也疏云斬衰既練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腰
絰與大功初死腰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
云腰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其餘皆易謂冠也
腰帶也衰也言悉易也今以此論之大功初死之麻
猶易斬之練冠期之可易可知也況哀則以齊三年
爲定齊初喪時易斬練實合禮意而猶有他説云者
未知其何故也

儀禮並有喪條又引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
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
大功之喪亦如之其注疏支蔓不可悉錄而槩云父

旣練母旣葬帶前喪之葛帶經新喪之絰服前喪之衰云此正合哀今日所問者而但並服新舊之服今世之所罕行未知見之者或以爲訝耶然於經本無父喪未畢爲母期之文而注疏斷以母喪爲期未知其必合經文否也母喪雖以期爲斷及其葬後亦有此兼服之文而至於大功亦如之則今哀之新喪定爲三年之制而葬後全不服新喪之服則反有輕於大功之制矣輕重相背未知其如何如何

疑禮問解並有喪條引古禮麻葛兼服之文而末端則以杜元凱之說爲結者三處至於祖母喪中母亡

條則又以杜說爲据祖母服旣練則還服母服云云喪禮備要亦云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亡則當依杜氏偕喪之說而稱號則不可隨服變改仍稱哀孫爲宜云此宜可爲哀今日服母服之證哀書中反以仍稱哀孫爲不服母服之意實與本意相背未知如何且哀示中並有祖父母及母喪者當恒居著持重之服云今考問解及備要皆云依杜氏說隨時變服云則哀或未及細考耶

儀禮經文齊三年只言父卒則爲母而注疏乃有父喪未竟爲母期年之說未知其必合於經意而獨杜

元凱之說乃云父葬後母卒父服除而服母之服云母卒於父葬之後而其服至於除父服之後則其爲母三年可知也沙溪亦以此爲据以仍服期爲不合於情理杜說則似無服期之意云云哀今定爲三年之制者實遵此意而至於衰絰變易之際則非但不用杜說乃欲輕之於古禮大功之制罪人之意實不知其可也所謂尊在父云者朱子之意本爲父在爲母期而發今若執儀禮注疏以爲不可行三年之證則猶之可也至於衰絰之變易則考見古禮唯以經之大小布之麤細隨時爲輕重雖以大功之輕猶可

易斬喪之重至於小功然後不易今乃於齊斬之間變易必欲用尊在父之義者未知其果合於禮也

答崔汝和 四月十七日

哀札中所示罪人之誤看處及追有所論辨者皆已先得之矣今不必煩複而旣有所錄故並此呈上未知其間又有昏錯處耶更望商量如何且念哀前書以爲尊在父故斬雖練不可服母服云矣以此今去別紙中引帶故葛經期經之文矣今哀旣先得於此則哀之前日所執更無可辨者矣但二禮注疏不經程朱勘定故多訛亂處父卒則爲母條疏曰父卒三

年之內母卒則仍服期三年之喪旣練有期之喪旣葬條注曰父練衰七升母葬衰八升疏曰母旣葬衰八升者誤當云七升而至於父卒則爲母條下疏則反以母旣葬衰八升爲爲母不得申三年之證三年之喪旣頽其練祥皆行條注曰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先有長子之喪今又喪父母疏云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誤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有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今以此三條下注疏合而觀之觸處矛盾無可

徵信今但以經文爲據父喪殯後遭母喪者則依問
解沙溪之說行三年之制似不可已今哀旣不從注
疏定爲三年則哀書中所考出欲從者亦是三年練
期葬後之制非斬練後齊三年葬後之制也設令哀
今有旁期之喪亦當如此未知古禮於齊三年則或
有重於凡期者耶以沙溪之博文精識不載此條於
疑禮備要等書而獨以元凱之說爲證者三四處未
知抑有其意耶雖有古文且必以後賢之所勘定者
爲用自是禮家之規鄙意從哀之所考出兼服前後
喪比之全不服母服爲愈而其經文猶有未達一間

者其疏說又不可定信則無寧從沙溪所勘元凱之說似無牴牾者蓋禮經所謂期葬設令果如疏說爲母期今用之於齊三年之喪則猶非的證以斬練當齊三年葬後之制則禮經無可考而杜說則雖不可比重於經傳於哀今日所遭唯此爲的證也況爲近代儒賢之所取則以此爲据恐不爲過也未知如何杖之不易旣出禮經明文則雖從杜說不易杖似可亦未知其果如何唯望哀自商量耳

答崔汝和 五月十日

下示縷縷謹悉罪人本未嘗習看如此文字加以神

思荒落前承哀問倉卒披看何能有一得之見且此事自古稱以聚訟蓋古經立文不能盡備無限變節而後人所遭每出於經文之外先儒論說又各擧其一隅故衆論益多歧耳哀之所定参以人情似最近而考之古禮亦或有一二段可據之處以此行之似無大段乖違然若以通解及問解二書反覆参看則於愚意終有所未解之惑其語繁絮不可盡矣人之見文字各從其意之所向凡說若有兩端則並擧兩端折其中乃是的當底道理而曾看春王正月及歲十二月胡蔡之說則凡於古文中只取合已意者以

爲定論而凡其異於己者皆略之不相參訂以此後之見之者愈起疑端今哀所示中母旣葬衰八升云者雖出於注說疏家又以爲此言八升者誤則此似以合哀意者爲說未知如何至於持重服云者迷息所傳果有差誤而哀之所教亦未知其必合本文之意若曰持重服只當持重喪之服而已則只可以數三字句斷定而已何必廣引小記間傳通典等諸書乎然則雖曰持重服輕喪之服未嘗不參錯於其間只以紙頭及末注持重服三字爲据而欲弁廢所引兼服包特變易之制則非但元凱說不可用亦將弁

廢經文古經深奧實難曉解而問解乃令人之書豈有難知者乎所謂持重服者以鄙意度之似以重服爲主而其間尺中之咫衡中之星亦自有可見者今哀以持重服三字爲据者亦似引他說以從己意未知如何

答崔汝和

自啓及葬不奠者古禮朝而啓殯日中而葬故其間務於當葬而不奠於父宜也今人則發引後返哭前日子必多且上食時不必喪人親奉發引後因行上食而只廢朔望之奠似無大違於禮意者然此則於

禮無文何敢質言乎

答崔汝和丁卯三月二十九日

深衣之制不合於古者只是衣純不用青纘於家禮不合者續衽鉤邊旣有朱子後來之說則雖違於家禮不必疑袷二寸雖漏於家禮旣在戴記則亦無疑領緣二寸丘氏袷爲虗設之辨極分明袷二寸若從經文則領緣二寸之說決難用此則雖違家禮亦無疑但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云者出於家禮而不見古經且設緣者所以掩布幅而別設緣於布外誠不知其理故只此一欵不得從家禮恐難免私意妄作

之罪矣

與崔汝和

鄭東溟乃是間世人物而身後事寂寞太甚未知其家子姪有何人而方在何處耶其文集詩則開刊於北道而適當僕解歸之月悤悤卒事編次不精似不足以示久遠且文賦雜著則又未聞繼刊其子姪如有存者則欲求而得之更加編摩或得有心人爲開刊計且其平生亦不可無所述而無憑可問台可得訪問否

答崔汝和 己巳七月七日

頃者得承問書仰審色憂未已不克還官方用奉慮
又聞已得遞職可得安意待病爲之稍慰而亦可想
大府氣體尚未復常區區懸慮如何如何此間初到
時則以苦無食味爲悶矣非久聞朴甥事心緒錯莫
因得疾十數日沈綿繼而卒來賤息得痢在垂絕中
以至今日尚未分死生素患難固是難事至於喪慼
疾病則尤有不能不撓心者未知古人雖遇此等境
界亦泰然行將去無所累其靈臺耶此地古稱清境
而今經一夏則處於大海大嶺之間若無山氣則必
有海氛無一日清明薰蒸濕熱爲瘧痢溫毒之病老

少之遘此疾者十之六七且俗好巫鬼妖惡之事無處無之大不如北路之清肅僕則更無餘望朝夕溘然當如就甘寢而前人之言多有不足信者是爲可歎耳多少只冀色憂旋復吉慶

答崔汝和 十二月二十八日

所示戴記整頓事此書本是綴拾者今難一一考定若武成大學之例只從見成者熟讀則亦可而亦不能著工若因移易次序得以習熟則亦一事也然此豈易哉且著述乃力行以後事也是以行而世爲天下法然後乃可言而世爲天下則本朝權陽村曾有

禮記淺見錄皆移易章次定爲一家之說而卽今從
事儒學者未聞稱道者豈非隨人輕重故耶
春秋曾在慶興時略窺數三策終不可曉鄭子駟楚
令尹圍之弑君皆不書傳曰從赴也未知他書弑君
者其國皆以弑君爲赴耶春秋本欲使亂臣賊子懼
而只從其赴雖弑君大惡亦從而不書則其爲勸懲
者何在聞令方修輯此經云幸望爲我發此義其餘
當緝續奉質也

答崔汝和 辛未六月

丙子春秋間和議猶可以義理言葢其時淸人尚不

脅我以稱臣絕南朝故也以此大爺劄中引胡致堂
成牛溪爲言然旣以天子之制臨我覊縻之計只可
爲目前之緩兵其終折入勢所必至至於丁丑下城
無論義理之可不可江都旣陷人心崩潰援兵外絕
堞卒內亂顧其勢無可如何不得不下城其間安有
義理之可言以此大爺雖於城下盟時賫有不可助
兵西犯之言且曰助兵與下城有別下城初淸人已
令助擊椵島我不敢違命將具舟惟命是從數萬天
兵一時魚肉一下城則其勢不得不至此此豈有論
義理之地耶然則下城只可以存　宗社爲幸實難

以審義理爲言矣然大爺平日以義理立論處在於
丙子前故於其間引劉中語以發明之而至於弱國
圖存下則丁丑下城包在其中安敢曰審量義理也
且權之難用也尚矣雖以武王之救民猶有未盡善
之言食馬肝之論而况於後人耶鄙隘之見本自如
此此所以不無持疑前有屢稟者也以此灼見事勢
下只添要以 宗社爲重一句然來示旣以心事不
白爲欠故更以劉中語抄添如此幸望思量而去取
之如何且來敎所謂雖非第一義然根據義理云者
亦未安旣曰根據義理則何以謂非第一義耶且抑

之以非第一義而揚之以根據義理非但在後生論前輩之道惶恐不敢其於綴文之體亦甚乖舛如何如何如此指陳極涉恐懼無地而心下所有不敢不悉如或猶以爲不可雖更往復要於必歸至當爲得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

自古弱國之事强敵以保其國譬猶飮食常事然夫誰曰不可至於我國之和清則大異於是清人方與明朝爲仇日事爭戰而我國之於明朝恩義深重非若羅麗之於唐宋而已也與父母之仇結爲兄弟義

所不忍故丁卯和時羣議朋興者此也然其時國力
實弱決不可支吾　天朝亦以海外之國不之深責
許其姑爲緩禍之計此猶可有自恕之地若使我國
上下之心必有爲明朝致死之心則自丁卯至丙子
十年之間其爲自强之策必有可觀而非但無一籌
之展至於丁卯姜弘立之挾虜入寇也我國宰臣送
書於弘立請其緩兵乃以兄稱之及淸人之以弘立
還我也非但不正其降虜陷軍之罪乃差備局提調
使與論軍國之政以悅虜人之心且戊辰淸人脅我
以刷送被虜逃還者　上命收議朝臣多以爲與之

便故依虜言刷送之其後明使之到本國也胡將率數百騎來駐安州曰明使過去時我當縛取云而渠適自還去耳我則不敢以一言加責於彼人心國勢之靡靡一至於此夫復何望由此言之丁卯之和亦終歸於目前之乞憐非出於將以有爲也清人之勢浸浸有進至於肆然爲帝之後則兄弟不已必將稱臣稱臣不已必將絕明明朝絕明朝不已必將攻明朝此乃必至之勢也以此丙子春斥和尤激於丁卯夫豈但以事夷狄爲耻哉然清人姑未發稱臣絕明朝之語而國力之弱猶夫前日姑守前約亦或一道至

於丁丑下城之際天之未陰雨旣不能綢繆牖戶使人莫敢侮乎而勢弱力竭及於此地當是時只有兩道若曰生我者我爲之死古之制也明朝前旣再造我 社稷今爲明朝亡 社稷亦無所恨 君臣上下效死不二此從義理之論也若曰三百年 社稷不可一時覆亡屈身忍辱稽首稱臣唯其言而莫敢違此從利害之論也此兩道之外夫安有利害義理俱全之道也以此此前日曾拜大府論及和議事曰大爺之主和度以事勢時宜似無不可但職在樞要勢可有爲而未聞有治兵詰戎之請若只恃和議以爲

保國之策似不然矣大府答曰家尊雖居要地而與昇平相失凡有所言一不見施奈何云然則此非大爺之責而到今泥論其時之事在朝諸臣皆無爲明朝必死之心故其所以治國家者一無可恃陵夷至於下城然則所謂義理利害兩無所傷者可於丁丑以前勉之豈可於丁丑以後求之哉來教所引太王句踐事亦有與丁丑事不同者太王之事獯鬻只以皮幣珠玉而已何嘗降附而稱臣何嘗爲其所脅而絕臣事之國何嘗助兵仇讐而攻父母之邦乎此則本不必比擬至於句踐臣妾之辱殆同於我而然其

助兵者唯在夫差伐齊之行而已設令夫差鳴鐘鼓
向洛邑將取周天子九鼎而越兵在其顔行則竊恐
孟子必不以畏天許之耳我國之媾和於清人自初
以爲至難者本在於背明朝而大爺前後疏劄數萬
餘言所以陳析利害與義理無不詳備獨於此處不
甚明辨丁丑下城時助兵攻明朝乃約條中所載而
同擊椵島又其首發之請也其後必有西犯之徵兵
人所共知豈大爺之明見不及於此哉及戊寅徵兵
時大爺雖自請赴瀋以圖拒塞而考見栁兵使琳家
狀洸政丞悅劄本及墓文大爺之行纔發我國之兵

隨出矣蓋清人只不加不善於大爺而已其所以危
脅我國則决不可以大爺之行得其停止故其時朝
廷亦不待大爺之到彼而已送助兵矣噫當初本以
亡國爲重故不得不下城而下城之日亦旣約攻明
朝且已助擊椵島矣寧以國斃旣不得决之於南漢
則及至要領倒懸咽喉見搤之後乃欲自運其手足
其可得乎以此大爺還朝之後未嘗有荅同列許助
兵之語未嘗以不得請於彼人乞受辱命之罪者亦
知事勢之必不可得已也然則大爺前後赴瀋雖義
誠凜然只爲自潔一身之名而已自明一身之心而

已其於國家計亦恐無所救矣來書且有經權之示權之難用前書已及之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然則適道固未易言而權則又於適道上加二等矣此是聖人之大用下聖人一等則用權而得正豈不難哉朱子曰權所以稱物而知輕重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若以此推言之則食色固輕禮固重矣飢而死重於禮食故雖不以禮食亦可以食矣不得妻重於親迎故雖不親迎亦可以得妻矣至於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雖飢而死亦不可爲矣踰東牆而摟處子則雖不得妻亦不可爲

矣聖賢遺文說權輕重處此最明白我國之背明朝而助攻者其比紾兄臂與摟處子果有間乎其無間乎此等去處除非孔孟復出恐未易剖判何敢以僕之管見率易立說乎有宗社臣民之託者不可爲匹夫溝瀆之行云者誠是矣然亦當觀其事理輕重之如何耳孔子於子貢之問政曰去兵去食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程子釋之曰信固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此獨非有宗社者之事耶

答崔汝和壬申

格物之格字漢儒之訓曰來也程朱之訓則曰至也來字本不合至字亦有不足故大學章句添之以窮字此於語意雖通而格字本義終不知有窮字之義且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至字義多者乃栗谷因朱子章句推衍之說也以一格字變用於上下句終有所疑妄意格字似與手格猛獸人莫敢格之格字同而與目擊之擊字義頗相類乃犯手之襯用力之猛也與攻乎異端之攻字討論經傳之討字亦相近比之致知之致字尤緊重乃是最初下工夫處

故也物字似是有物有則之物字非但外物爲物吾身吾心無非物不加喫緊用力之工則無以明善而復初所謂格物乃是堯舜相傳十六字律令也補亡章以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意亦似太闊大而不緊切孟子曰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格物亦當有先後何可泛言天下之物乎旣格其急者則其緩者雖後之可也以此樊遲之學稼圃孔子不許許行之耕且爲孟子非之稼與耕於天下之理似是切近於人者而孔孟猶以爲不可者以學者之當格尤有急於耕稼故也以此嘗有竊疑於私心者而不

敢向人發口矣未知如何至於懸吐格物之吐當作物을格ᄒᆞ고物格之吐當作物이格이니此與誠意意誠正心心正修身身修齊家家齊等語同一文勢懸吐豈有異也所謂物이格者非謂物自格與例用文字經明行修與義精仁熟者語勢無異經之明行之修豈可謂不由我而自明自修義之精仁之熟豈可謂不由人而自精自熟哉蓋其語勢自不得不然耳以此言之高明所示物을格게ᄒᆞ매吐蓋以格字爲至字看而必欲使文義合於至字之義故其懸吐不得不如此而於愚見亦未知其恰當也以此推之

物理之極處與欲其極處兩句懸吐亦皆當作이矣

答崔汝和 癸酉十二月十二日

蔡傳虞書題辭之疑固如來示但來示以爲云虞書者唐虞禪受本同一體如父子然故耳此義亦不是雖曰禪受一體受終之後舜不上蒙於唐號則編書之時獨可使堯下附於虞號耶左傳之引禹謨語爲夏書者以其事係於禹故稱之以夏此例也猶洪範本周書而以商人之言故傳引之爲商書也非若仲舉夏殷等語全出錯誤無意味之比至於不殄厥慍憂心悄悄孟子引之者以其於文王孔子事文意相

合故耳本非誤以此爲文王孔子詩也不可引喩爲此例如何如何虞書之義考諸注疏云馬融王肅鄭玄諸儒皆合而題之曰虞夏書鄭玄序又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而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其云三科者虞夏爲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其云五家者唐虞夏商周也獨孔氏分虞夏爲別題矣禹貢篇題禹之王以是功故載夏書之首云者亦孔傳非蔡氏創說此亦出於孔氏分虞夏爲二而然矣且孔鄭之次序異同非特虞夏帝告以下逸書五篇鄭玄則以爲商書孔氏則以爲夏書諸儒之

移易錯亂如此今之所定虞書未必是孔子本筆聖遠言堙無處質問姑以臆料推之唐書一篇虞書十五篇夏書四篇合稱虞夏書者或從多而言耶或如四時只擧春秋以名魯史之比耶朱子論春秋經義以爲若非夫子家奴自塚中復起皆不可知愚於此亦云

說命斆學之義以斆爲受教非但葛氏爲然呂伯恭亦如此而朱子初年之所大喜則亦非全然不成說者但細看本文上章云惟學遜志者乃受教也此章之斆又以受教釋之則與上文爲疊且以斆爲受學

而又曰學半則斆學二字一句中又爲疊語毋論義
理深奥處只以綴文之法言之决不當如是且來示
以教人爲到得聖人地位者亦不是若然則下孔子
一等者皆不可發端於教人耶且來教以博學審問
爲受教之事以愼思以下爲學半之事此亦不是以
鄙意言之上章惟學遜志者乃是學問二事懋時敏
厥修乃來者乃是思辨行三事不當於此章又以斆
學兩字包此五者之義高明於上章不甚思索而只
從此斆學一章爲說故有此蹉過以此來示又以就
正於先進加功於日新知行並進者屬之斆學兩字

然鄙見則就正先覺者乃是惟學遜志也加功日新者乃是懋時敏厥修乃來也又於此章斆學復合其意云者其差與論博學以下無異矣傳說之意蓋以上章遜志時敏雖兼知行之功至於道積厥躬可爲教人之地然義理無窮進德不已故又有此學半之言此正遜志之意也故以念終始典于學結之此學字與上章惟學之學字相應爲始終矣且上章道積厥躬者乃是致曲之時此章厥德修罔覺者乃是大而化之不期然而然之時上下章次序階級極爲分明來說恐未及徹其首尾如何如何

召誥郊牛二告天以后稷配故二牛云者乃孔傳之
說而孔傳多有不通處蓋經文簡嚴當据重而言配
位之牛決無並稱之理且孔傳以社爲句龍然則祭
天於郊而祭句龍於社土地之神終無祭之之事耶
郊祭若擧配位之牛則社祭獨無配位乎周禮大司
樂云奏黃鍾以祀天神奏大簇以祭地示又曰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以禮矣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可得以禮矣
鄭氏注曰祭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天神五帝及日
月星辰地示神州之神及社稷然則祭天祭地雖有

南北之異而皆曰郊社乃地示之所屬而非主宰大
地之神也此非明據乎鄙意祭天祭地雖異時異處
而今此新邑之營特用牲于郊則不可等待冬夏至
故豈並舉一時或兼設於一郊而祭之耶抑分祭於
南北郊耶此則有不可知而所謂牛二其爲祭天地
則無疑矣社爲土神句龍爲配古今傳記不一而足
左傳稱句龍爲后土者古文當活看其文雖如此其
意則言句龍爲后土之配非直以爲后土也孔氏如
或以此爲據云句龍爲社則豈不固乎且社雖是土
神與稷神同享並尊則但指生穀之土神而已也其

與高明而覆萬物者爲對爲博厚而載萬物之神則
與稷爲對之社神必不足以當其大也以此周禮經
文及鄭注之說如彼然則蔡傳改孔氏稷牛之說而
云祭天地者不可非也

洛誥明禋以其文勢觀之其上曰乃命寧予者乃是
命賜周公之語決非命周公祭告文武之語此篇本
多錯簡甚有不可解者然後人若只從其逐句語求
其文義之順而解之則唯當如蔡說而已何得於本
文之外推得别意以爲使之祭告文武耶古注疏二
卣之解與來示相似然孔氏乃以乃命寧截作上句

亍以秬鬯截作下句以爲周公自作秬鬯而祭之云其於文義事理乖舛尤甚决不可從矣且以後世之禮言之鬱鬯未聞用於生人而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陳之然則蔡傳所謂大賓客之享其禮如祭云者似得之如何如何來示又以爲無王命私祭王廟非支子不祭之義此以後世遵守常禮言之則誠然矣古聖人作事有難專以此等說拘之毋論他聖人只就周公言之武王之疾二公欲穆卜則周公以爲不可戚我先王而却之自以爲功設壇墠用璧珪以冊祝告于三王此禮也與無

王命而享文武何異以後世人事言之必以周公爲歎二公而僭用冊告於先王豈其可乎且以二卣之賜爲命祭文武之驗者亦難質言漢世有賜丞相以上尊酒十石者賜與恩數不必一卣一石而止此其多寡必有其時典章而今不可考矣

洛誥戊辰王在厥邑來示以爲當在十有二月之下云而細考經文戊辰日祭時作冊告周公其後於文武然後王乃命周公後而作冊誥之先告而後命者實合於爵人不敢自專之義若移戊辰置於十有二月之下則是先命而後告也豈其可乎然則戊辰上

無月數者似是闕文而十有二月則不可移置於戊辰之上如何如何

武成次序本文爲得而考定可疑云者鄙意亦然此則敬從來示矣

與崔汝和 甲戌

此間呈乞不得請 大禮將迫勢將復出而今此出仕則雖非久又將乞解在職之間則不可全無猷爲雖 上所厭聞時議所咈欲一陳㬥以決進退如何凡事有難一日盡達而最當先者何事或從易處下手以圖漸成或從難處開說以決可否亦未知何者

爲得幸望精思指迷幸甚雖小小事如有時急者亦
望條示也

答崔汝和

以國事言之敗兆已成無可著手處以身計言之已
爲射之的眼之釘古人云父母之病雖不可救萬無
不下藥之理此則誠然矣然必知下藥無益而有害
則寧有且下藥之理耶卽今以吾處地一開口一擧
手則以抱薪而救火也豈其可乎以此一去字外餘
皆不入心中思量柰何柰何

答崔汝和

自初至今每承委曲之示未嘗不以先公後私爲言豈不感動第僕之自量已決知難了此局昔延平每以輔相之失著必欲自居輔相而僕意則正相反灼知自己之不足必欲推與他手觀其處置如何是一也久處冒耻之地終必無保全之理輕則羞辱非輕重則將有大僇身之滅死之禍雖不足道論以遽伯玉之道豈不爲千古之所閔笑乎是二也本心如此故凡事之迫頭處不敢爲疑畏回避之計勿論人之愛憎身之利害直以本心所執者行將去而至於規模排張等事全不敢生意以左右之知我諒我愛我

閔我者猶恐不深察於此處故敢此此不是自爲私計恐是所以爲奉公者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判義禁自夏秋來朝廷千呼萬喚費盡多少氣力僅能致之而無一事開端無一言是非堅卧不起又累月矣宋之將亡楊太后之言極可哀痛不意今者又見此景象柰何柰何

與崔汝和

左相萬言疏明日啓覆後欲定奪左台並入故欲於並入時稟定矣蓋此事一則朝廷草創上下無孚信

之相結非時一也 上心之堅定必欲大更張有不可知不可遽始大事二也左台每以爲吾言之而已行之則在廟堂云言者退坐他人替行雖小事不可況此事乎且自分吾人才望器局萬無承當之理此其不可三也其中立志等五六條只當勉於 上而已元非舉行之事其下下手舉行等事亦皆至難變動其不可四也若就其中易行者爲之則亦一道也而只以一二事外示舉行之形而終歸於無實則其不誠莫甚亦不敢以此仰請耳若悉以此意仰白則左台必不安在朝朝廷又必大紛紜將何以則可耶

吾才則決知不敢承當請令左台擔當云爾則左台必不肯承命亦似推託者然似未安勢不得不以本意陳達而前頭設或因此狼狽以實心行將去爲得耶事將決於明朝幸精思示破爲望

與崔汝和 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白吏旣已磨勘後又續添加必多言變改似難如何李相弘胄鄭忠信則 仁祖朝皆有清名而淸陰東岳等被選時不得參則其時似有軒輕之論今之所選欲自亂後之人追選亂前人似未穩如何昨日吏議言尹推可入於廉謹奬勸中云然否

與崔汝和 乙亥二月十二日

德興大院廟展謁事昨有收議之命而病不爲之矣今又有更爲問議之命將何以爲對耶況以事體言之則古者人君有問臣疾臨臣喪之禮大院廟一爲展謁未爲不可既爲展謁則當從家人禮行再拜如何如何曾在戊戌歲 孝宗欲臨麟坪喪擧朝爭之以致 天怒之震以此震怒 上固有失自下爭不必爭之事以致如此私心殊以爲不可矣

答崔汝和

示及倭書契事萊伯亦有書於僕且有狀啓左右相

及禮判之意亦欲許之云而僕意有不然當初即爲
作答則或可而到今持久之後不可勉從一也接慰
之送專爲國書之與受而今追送東萊替給不可剏
開無前之例二也此猶只就此一事言之而已倭人
又有闌出犯約事而背約不奉法我亦無如之何時
未決正而遽許此答書則其疲軟莫甚日後何以自
立乎以此意通告于兩相僕出回啓草送之去夜始
啓下暫此送去覽還如何闌出回啓乃左相所草云
矣廣尹爲接慰時一邊狀請答書一邊先爲上來此
乃大是失著如曰不可不作答則當身留以待如曰

已竣事上來何可留後尾使朝廷難處乎以此其時亦已推考矣此乃廣尹自做其錯之事故必欲朝廷副其許答以爲苟且彌縫之地其言殊不是但其究問龍福得其要領乃得分明其事此足以贖其後失故僕亦不之深咎也未知廣尹知此意否今此兩狀啓萊伯所處極迂闊從前朝廷無一堅持之事邊臣亦公然以朝廷之不能持久倭人之必得其請馳啓豈不可駭乎曾聞東萊狀啓未封上前倭人必先知之備局回啓未到東萊之前倭人亦先聞之云萊伯狀啓倭人必卽得見設令倭人初有欲去之意見此

狀啓後則豈不變計仍留耶

與崔汝和丙子

當此焚溺之時宜以濡手足焦毛髮爲心台每以此義責我何至今不爲出肅耶韓重嬀事上年陳疏時以决去就爲言而閔默到今在我自處之道極沒頭腦頃見大諫則其言以此爭執爲極重事以爲雖或有一人停論其後必復起無可停之理云希載則以上下所執各異且不無疑慮以至今汶汶韓也則有何可疑有何可慮上下皆以爲當死而到今三年了當無期天下古今寧有此事台之頃日所言自然停

啓云者已無可望更欲極言竭論以决之如何如何即今京中盜鑄蝟起所見捉數十人自捕廳移刑曹後無一就服自賑恤廳養獄者不知其數前日進告人見其然也皆悔其告相以爲戒法不勝姦刑不肅物國勢靡靡日趨亂亡此亦一事將何以處之耶待台之出者屈指以計而尚今遲遲先此書白幸商量示之

答崔汝和

兩紙所示依覽其一條已與僚相議定則無他道理至於憂慮所在只在上蒼何容人力於其間耶至於

隣族之弊凡事從頭至尾逐段理會則順而有成截去頭尾從中欲變則非但無成又生他弊卽今良役之弊其本則非文非武士大夫凡自稱兩班者皆不敢下手定役此處若不大變通則良丁無可得之勢其末則京中各軍門各衙門凡有良役之處皆不稟朝廷任自直定行關列邑日加月增無有限極外方諸營門學宮亦如是而監營尤甚此弊何以防之耶不禁此而但使各官得良丁代定則此乃無麵之不托非但終不可成亦反取笑於守宰其說甚長不得造次說盡深望精思愼處勿爲輕發也

答崔汝和

人之爲言每以刻印銷印爲轉環之美而此亦宜有所斟酌且卽今朝家凡事皆無定準國勢日益渙散委靡無可下手者專出於政令無常下不信上而然僕意若非事關安危興亡者皆不可數變前事以益頹敗之患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 六月二十九日

鈌自令國勢至於岌業而乃曰爲此之故不敢退去者其在事理得乎否乎凡人苟有所執不計死生直前行將去則雖不無所失亦終有所立其能左之宜

之右之有之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非大賢以上者必
不能也設令僕更進於朝伎倆必復如前以此恐懼
尤有所不敢耳雖然僕之從前所處已非爲一身計
今雖遭無限逆境如此亦何敢有決然舍去之意哉
張魏公在謫中猶有上疏且曰朝廷危急之時如有
用我當即日就道僕今日自靖之心亦如此即今之
轉來于此只以洶涌之勢可畏不欲重至於觸激如
何

藥泉集第三十二